

# 科幻阅读指南照亮未知世界

## 理论探讨

如何选择适合的科幻文学作品开展阅读教学，如何解读科幻文学作品与个体、社会以及时代之间的关联，是当前科幻阅读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宋明炜教授主编的《中国科幻新浪潮》，适逢其时。这本书在更深刻的理论研究维度，运用丰富的文本案例，结合深邃的阅读思考，解答读者在阅读科幻作品之时面临的溯源问题、分类问题、中国话语语境之下的现实意义等问题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助科幻，思考当下，理解未来。

自《三体》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高奖雨果奖以来，针对科幻作品开展阅读教学便成为热门话题，例如2017年教育部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入选刘慈欣科幻小说《带上她的眼睛》；2018年刘慈欣科幻小说《微纪元》成为考题，出现在高考全国卷（III）；2019年首份2020新高考官方模拟卷中考查了与科幻小说相关的系列材料；2020年教育部发布全

国中小学生学习指导目录，其中包括刘慈欣的《三体》、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以及张之路的《非法智慧》三部科幻文学作品……

但热门背后，却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要开展科幻阅读教学却无从下手的尴尬现状。

科幻文学作品，因其文本的特殊性，科学话语的独特性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所差别，初次阅读总是难以深入其科学与幻想的背后去发现其中蕴藏的深意。

教师参考用书中将科幻作品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：科幻小说历来有“软”“硬”之分。缺乏理工科知识背景的科幻作家往往回避小说中的科技原理，以传统的小说元素如情节、人物、心理描写见长，是为“软科幻”；反之，具备理工科知识的科幻作家往往对小说涉及的科技原理尽量运用、理性诠释，而往往忽略小说的人文关怀要素，是为“硬科幻”。纠结于作品的“软”“硬”属性，使得科幻阅读教学，往往忘了写作者借由科幻这一特殊形式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。

宋明炜教授在《在类型与未知之间——科幻小说及其他形式》一文中指出，我们可

以将科幻看作是一种完全进入未知的文学，它带来的不仅是阅读的满足，而且也有不安、怀疑，甚至恐惧。

科幻小说在提供我们未知世界的同时，也打开了不可思议、神秘莫测、超出一切平凡体验的人文想象，而我们正可以通过科幻文学的这种想象，看到“现实”中的不见，“此刻”中的未来，“我们”中的他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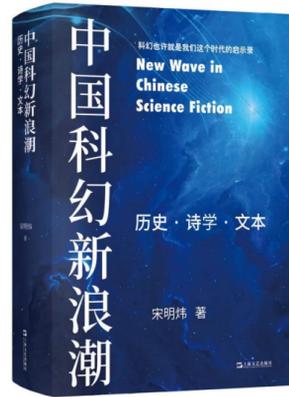
最经典的科幻定义告诉我们，科幻是通过一种类型化的想象框架，对陌生进行认知。结合宋教授的观点，我们在提供科幻阅读的时候，不应该将学生的思维引导只局限在科学与想象之中，而要给予更深刻的文学可能，让年轻的科幻读者结合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，挑战那些在社会中习以为常的观念。通过这样的过程，了解并且建立个人存在感和自我认同。

针对科幻是什么、科幻如何定义以及对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经典科幻的解读，宋教授带领读者深入中国科幻发展的一线，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包括对刘慈欣《三体》系列中弹星者与面壁者的解析，读来最大感受，堪称“史上最全刘慈欣科幻小说阅读解析”。《中国科幻新浪潮》在探讨以上深刻问

题之余，还致力于发现并且展示优秀的青年科幻创作者。例如文章中就多次提到陈楸帆、飞氲、宝树、迟卉、潘海天、夏笳等众多年轻的科幻创作者，宋教授将他们放置在整体中国科幻大发展的语境之下进行讨论，在试图改变普通读者对科幻小说“文学性偏弱”的错误刻板印象同时，提供深入隐秘人心的认知可能，让年轻一代中国科幻力量，唱响古老地球之歌的期待，如同荒潮一般，涌入科幻所照亮的不可见的国度。

宋明炜教授在《致年轻的科幻读者们》的文章末尾，如是写道：

“直到有一天，我得知《三体》的存在，我读到《中国太阳》《宇宙墓碑》，所有童年的记忆都打开了。那个无限美好的想象世界，在隐藏了许多年后，蓬勃而出。我为年轻的读者，为如同我幼小时代的年轻朋友们选编这本书，希望你们在好奇的时候，有一扇门打开，让你看到一个惊奇、美丽的世界。无论你将来成为科学家、工程师医生、律师、创业者，或者普通上班族，这个世界永远跟着你，不会失去。你可以回到童年，回到未来，回到中国科幻的创世纪。”



《中国科幻新浪潮》，宋明炜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。

# 被改变的，可能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

□ 郑军

“科幻十条”公布后，业内奔走告，纷纷在字里行间寻找扶持政策。然而我关注的却是写在宗旨里的那句话——坚持科幻电影发展正确方向！

如果你还觉得国外科幻电影都是题材丰富、积极向上、并且观众如织，那你一定有很多年没关注科幻片。阴暗、晦涩、不知所云，只会玩技术的科幻片充斥国外银幕，观众也正在用脚投票。

笔者以为，虽然国内科幻界必须称好莱坞，但是国外科幻电影早就在错误的方向走了很多年，并且已经被市场所教训。导致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：高概念模式以及负面未来观。

高概念模式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出现在美国电视电影界，他们要求电影主线能用几句话说明清楚，这使得影视作品更倾向于主观编造，而不是关注现实，反映现实。

高概念模式催生了IP市场，出现很多孵化公司。他们买下版权就是为了再交易，而不是拍作品，于是就要不断炒作这些版权。当迪士尼于十年前迅速扩张后，又把造型要求引入高概念，要求在拍摄前就把玩具、纪念品甚至主题公园都设计好。电影主线不再是故事，而是各种可以交易的造型。

历史上，高概念运作曾经是科幻电影的推手。这种模式更青睐科幻和魔幻，而不是现实题材，前者可以衍生IP，而后者很难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大批好莱坞经典科幻片能够立项、出品、成功，都与高概念模式有关。

然而，很多优秀科幻片并不适于高概念模式。它们更多地讲科学，而不能形成造型。2014年有人统计，当时全球票房前一百部的科幻片，只有九部改编自小说，菲利普·迪克就占几部。可以说，外国科幻电影越来越和他们的科幻文学脱节，并没有把后者积累的科学素材，或者所展示的科



学精神搬上银幕。

另一个负面影响来自悲观的未来观。科幻作品的精神内涵就是对未来的看法。早期科幻明快亮丽，积极向上，追求进步，重视科学价值，原因就是多出乐观的未来观。中国直到80年代的科幻小说，基本也都在乐观未来观指导下创作出来。

然而自1970年代开始，悲观的未来观在西方学界诞生，迅速形成影响。反映到科幻电影中，就出现了第一版《猿猴世界》《疯狂的麦克斯》《终结者》之类作品。如果说在当时，这些话还有警世效果，能够催人反省的话，后来就成为套路，滋生很多东施效颦之作。

对此，国外电影人已经有深刻反省。他们讽刺说美国电影正被一家玩

具公司所绑架（指迪士尼），认为这种模式完全是反艺术。

在2015年上映的《明日世界》中，过去的美国人积极向上，当代美国人消极悲观。电影呼吁，如果我们相信未来是悲观的，这种未来可能真会到来。

迈克尔·克莱顿贡献过《侏罗纪公园》和《西部世界》这些顶尖IP。他在去世前最后一部作品《恐惧状态》里，将矛头直指商业媒体，认为这些人在散布悲观的未来观，原因是坏消息容易卖钱。

前世界未来学会主席柯尼什作过总结：如果你喜欢未来，你就会对它感兴趣，就会关注它，研究它。如果你讨厌未来，你只想避开它，也不会关注它究竟会怎样。



心香 宋进生 摄

# 余光中永存记忆中

□ 苏青

不记得是哪位名人曾说过：人生就像一列正在行驶的车，每一站都有人上下，活着的人只不过是晚下车而已，早晚也会同样驶向人生的终点。说这话，当然是为了让人看淡生死，泰然接受所熟悉的人的离世；但是，人毕竟是感情动物，同行的人提前下车，难免会免死孤悲，尤其是越近终点，陪伴的人越少，更容易让人悲伤寂寞。

2020年8月1日，87岁的邵燕祥先生走下了与我们同行的人生列车，“列车”里原本就稀缺的人文情怀又减少一分，暑天里让人感到了寒意。回顾近年来一个个文学大师逐一中断人生旅程，从我们视野永远消失，让人不免万分难过。

邵燕祥是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评论家，因诗成名，以文名世，凭借散文更是成就了他独有的风骨、傲骨，完成了由真情诗人向傲骨散文家的蜕变。如果说他早期诗文多为欢乐、真诚地歌颂，向着太阳吟唱，晚年作品则侧重于忧患、深沉地思索，面向大地发问，彰显了极为难得的独立思考、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。

我更喜欢邵燕祥的散文。散文常被喻为刺向社会时弊的“投枪匕首”，尽管邵先生自谦不敢奢望写出什么“投枪匕首”似的文章，但他的散文确实起到了“投枪匕首”的作用。我上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读过他的许多散文，对那时他写的《人是有尾巴的吗？》一文印象尤深。作者把那个荒唐年代掌权者批判、“教育”知识分子的常用语——“翘尾巴”“夹尾巴”“脱了裤子割尾巴”，类同于脏话和人格侮辱，予以无情的嘲讽和鞭挞。在邵燕祥看来，“那动辄指责别人‘翘尾巴’者，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，你翘则不可；动辄训斥别人‘夹尾巴’者，正是自命有常‘翘’不‘夹’的特权；动辄勒令别人‘割尾巴’……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的、官僚主义的尾巴。”

邵燕祥先生是在睡梦中辞世的。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人生坎坷，看惯了黑白颠倒的世态炎凉，晚年的他秉承“以真实示人，不撒谎，不装相”的人生态度，活得轻松自在，写得潇洒自如，死得恬静安详。只可惜，他的去世却留下了再也难寻辛辣杂文的遗憾。这真是：“雨燕辞别梦静祥，呢喃吐射似刀枪？都言兴盛喜歌唱，自此难寻辣文章。”

余光中是我喜爱的台湾诗人，他于1972年创作的《乡愁》韵律优美，感情真挚，成为台湾同胞思念大陆亲人、期盼祖国统一的一首经典名作。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，还是出色的散文家、著名的批评家，更是优秀的翻译家，一生出版诗集21种、散文集11种、评论集5种、翻译集13种，可谓著作等身，跨界横行，名扬四海。2017年12月14日，余光中先生逝世，享年89岁。闻此噩耗，不生伤感，遂谨作诗一首，以表哀伤、敬佩之情：“一首乡愁激共鸣，海峡难断思亲情。身离大陆心接地，手断骨头肉连筋。诗歌散文独树帜，评论翻译两横行。巨匠驾鹤西行去，余光永存记忆中。”

2018年是近年来知名作家去世人数最多的一年，先后有况浩文、李敖、洛夫、金庸、二月河等逝世。况浩文为业余作家，所著《南岭之鹰》《宝笈疑云》《麒麟花》等小说并不被人所熟知，但《一双绣花鞋》却是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年代家喻户晓的“黑书”。它曾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后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和电影《雾都茫茫》等影视作品，成为与《第二次握手》齐名的草根文学传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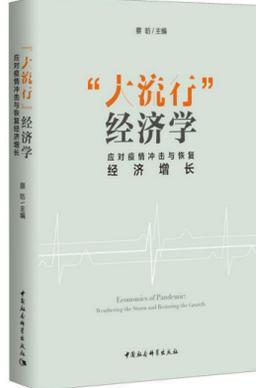
金庸被誉为香港“四大才子”之一，与古龙、梁羽生、温瑞安并称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。他在华人世界拥有无数铁粉，曾出任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，并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名誉副主席，逝世于2018年10月30日，享年94岁。李敖以用评著作著称，文笔犀利刻薄，批判色彩浓厚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自诩“中国白话文第一人”，2018年3月18日在台北过世，享年83岁。洛夫与余光中一道被誉为世界华文诗坛双子星座，我1993年10月应邀出席在西南师范大学主办的“93”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”时，曾目睹大师尊容。他于2018年3月19日在台北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2018年的11月15日，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病逝，享年73岁。二月河以创作“帝王系列”作品而享誉海内外，他的“落霞三部曲——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”，开创了当代帝王文学写作先河，促进了宫廷影视剧繁荣泛滥，对三位帝王的颂扬和美化多被评论家诟病。有感于2018年一批文学大家辞世，我曾在那一年年底作诗一首，以表哀悼、感慨之意：“阎王戌戌安歹心，狂收中华文曲星。金庸仗剑骑鹤去，二月河开冰行。挥笔一支写峰像，落霞三部曲帝王形。李敖洛夫况浩文，异样哀思同样情。”



# “中国好书”月榜

- 《中国扶贫》，雷明等著，清华大学出版社。
- 《“大流行”经济学：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》，蔡昉主编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《革命者》，何建明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- 《此生只为守敦煌：常书鸿传》，叶文玲著，浙江人民出版社。
- 《时空：（史记）的本纪、表与书》，陈正宏著，中华书局。
- 《癌症患者的疾病故事：基于一所肿瘤医院的现象学研究》，涂炯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《微芒·1941》，何虹毅著，金城出版社。
- 《我爱本草》，半夏著，花城出版社。
- 《我和小素》，黄春华著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。
- 《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》，花蚀著，商务印书馆。



## 危中见机 推演中国经济复苏路径

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，已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本书由多位经济学专家全方位分析解读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，特别是针对“三农”工作、产业和全球供应链、就业和民生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做了有深度和有前瞻性的探讨。既充分认识了当前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，又能危中见机，推演中国经济复苏的诸多可行的路径，为我们战胜疫情、恢复经济增长鼓舞了信心。



## 自然教育 探讨动物园存在意义

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探访材料，集中展示了国内外几十家动物园的特色亮点，讲述了这些动物园的精彩故事及其相关的科学知识，并对各动物园的设计进行分析讲解，探讨了什么是好的动物园、如何建设动物园，以及动物园存在的意义。作品将自然教育和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，文字生动有趣却不失准确严谨，引导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动物园，它让你明白，逛动物园，原来真的是一件正经事。